

老兵尹吉先

用生命换来的胜利不能弄丢了

孙子说我“出圈”了，我挺开心，说明我这些年的“存在感”找对了。

我是一名老兵，老家山东莱州。1938年日本鬼子从胶东半岛登陆后，家乡便没了安宁日子，村外的公路是日军运输物资的要道，时常能见到荷枪实弹的日本兵。1942年，我报名参加了儿童团，任务是在村口站岗，看见日本鬼子来就跑到村里报告。

战争年月人心惶惶，一听“鬼子来了”，大家都拼命往高梁地里跑，蹲着躲起来。乡亲们怕鬼子，更恨鬼子，恨到骨子里。因为这份恨，我15岁当了兵，参加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。我很幸运，在战争中活了下来，还活到今天，过上了好日子。

2007年，我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看展览，有家带孩子来抗美援朝展区参观。孩子对历史有疑问，家长却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我在一旁干着急，后来索性走过去，用我的战争经历给他们解答。在年轻父母的感谢声中，我似乎找到了一种“存在感”。后来，每个星期我都会抽一天时间去军博给游客当义务讲解员，一讲就是3年。

2010年，我的“存在感”延伸到互

联网上，我开始以老兵的身份和网友分享自己的战斗故事。事实上，这次“触网”的起因，并不愉快。

2010年的一天，我坐公交车出门，一上车就向乘务员出示了我的离休证。谁知刚坐下，就听到乘务员对司机说：“瞧，又来一个占便宜的。”这句话像根钉子一样扎进我心里。战争年代，我们为国家和人民而战，不计生死，到了和平年代，却因为1块钱受辱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

没多久，我在儿子家的电脑上看到一个网帖，里面将抗美援朝战争污名化，居然还引来一群“追随者”，把我气得够呛。

历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，那我的亲身经历算什么？那些挨过的子弹、流过的鲜血，还有那些留在朝鲜再也回不来的战友，又算什么？不能让战友白白牺牲！我决定把自己的战斗经历写出来，告诉年轻人战争的真相。

2010年5月，儿子给我买了台电脑，孙子帮我注册了新浪博客，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写作平台。这些年，我在

新浪博客留下了251篇博文，主要记录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参加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所见所闻。

我的文化水平不高，只念过3年书，上战场打敌人一点不怵，但让当时已经78岁的我拿鼠标、敲键盘，真比打仗还难。我是山东人，说话有口音，拼音发音不准，学拼音就用了1年时间。我的右手还受过伤，打字只能用1根手指，好在现在输入法更新快，我现在1分钟能敲30个汉字。

2014年，在网友的建议下，我注册了知乎账号“老兵尹吉先”。一开始，网友围拢过来多半出于好奇，随着我的回答越来越多，点赞、留言、关注的网友数量也直线上升。网友提出的关于战争、国防的问题，我都乐意回答，说历史、摆事实，乐在其中。

有网友问：“战场上有人装死吗？”我说我没见过。上战场的人哪有什么怕死的？都是有牵挂的人。只是在枪林弹雨中顾不上那么多，犹豫的一瞬间反而可能没了性命，不如往前冲，争取战斗胜利，避免更多伤亡。

我在知乎上回答了一段时间，各种各样的声音就冒出来了，支持的、反对的都有，网友“吵”得不可开交。有人说我在“洗脑”，乍一听我是又气又笑，可平静下来后，却再也笑不出来。

我们那一代人在战场上真枪实弹与敌人搏斗，如今互联网上意识形态的“战场”同样刀光剑影、波诡云谲。我时刻提醒自己：咱在战争年月用生命换来的胜利，绝不能在和平年代给弄丢了。互联网上的这场“战斗”，我们必须打赢，也只能打赢。

“触网”10年，我接触的年轻人多是讲理的、积极向上的。他们有文化知识，但是没经历过战争，不了解历史。我愿意和他们交流，一来一往，他们了解后便理解了，反对的声音自然就少。

起初，有网友看我这个80多岁的老头写博客、答知乎，有些怀疑：“‘老兵尹吉先’到底是不是营销号？”我就把自己的身份证、兵役证、预备役军官证一一晒出来。有网友私信我，想来家里看看，验证“正身”。这样的请求

我都答应，举双手欢迎。年轻人带着疑问来到家里，看着我敲键盘回答问题，眼见为实，他们就信了。聊得久了，老伴还会留他们在家吃个饭，这都是常有的事。

还有网友问我：“很多‘键盘侠’颠倒黑白、是非不分，您老心脏受得了吗？”我回答他：“日本人、美国人的炮火都没让我退缩，这些算什么？他们‘放毒’，我就‘消毒’。”其实，所谓的“键盘侠”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不公仗义执言吗？在群众危难时能伸出援手吗？我想他们未必敢做，也未必愿意做。这样的人，我不爱搭理，更瞧不上。

经过那些九死一生的战斗，我活了下来，幸运，但不轻松。年纪越大，我梦里重回战场的次数就越多。在梦里，我和战友一起战斗、一起冲锋，可忽然间，他们的面孔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只剩我一个人，梦就醒了。漆黑的夜幕中，我盯着天花板，拼命回想他们的模样，整宿地想，老泪纵横。家人劝我停笔，以身体为重，我不答应。我还活着，就要继续写、继续说，绝不能让后来人忘了牺牲的英烈。

前不久，孙子说我“出圈”了。我一查，“出圈”是个褒义词，我挺开心，说明我这些年的“存在感”找对了。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的国防观正了，国家安全就有保障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股英雄气，崇尚英雄、争做英雄，这股英雄气一直在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不可能被打倒。

(整理：本报记者汪娜、王钰)

我们的国防

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策划



今天是第20个全民国防教育日，我们邀请3位老兵谈一谈他们与国防教育的故事。

老兵谈国防教育，是很合适的人选。他们或曾穿越战火硝烟，或曾戍守高原边防，或曾驾机搏击长空，或曾劈波纵横海疆，即使是最平凡普通的一兵，“国防”

于他们而言，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，一个空泛的口号，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，一份赤诚报国的家国情怀。这让他们在步入社会、置身人群中时，看待国防的视角更加直观，投身国防教育的意愿愈发强烈。

尹吉先，张勇，林风谦，3位老兵从军时兵种不同，



职务不同、经历不同，但他们在退役后用不同的形式投身意义相同的事业。他们的初衷，始于亲历者的自觉，始于军人的责任感，最终呈现出的，是不曾褪色的铁血丹心。

——编者

(上图从左至右：尹吉先、张勇、林风谦)

老兵张勇

守好另一个“阵地”

人这一辈子，总要有追求。我这后半生，就想把建国防园这件事干成、干好。

妻子曾说我是个“疯子”，也有人认为我是个“傻子”，因为我不但拿出所有积蓄，还不惜举债，在荆棘丛生、无水无电无路的南京大金山，建了一座国防园。

因为我放不下那份“国防情”。我是一名老兵，1979年18岁时参军入伍来到原兰州军区某红军团，第二年就当上了班长。当班长3年，我干了3件轰动全团的事。第一件是救人不留名，和战友外出执行任务返营时，救了一名开车掉下山崖的司机，把伤者送到医院后就悄悄离开。同行战友后来不经意间提起此事，团里给我和战友各记了一次三等功。第二件是抗洪救灾中开闸泄洪，当时情况十分紧急，我一头扎进暗流湍急的洪水，潜下去拉开闸门拉栓，险些被水流卷走。第三件是参加全师比武获得第一名。

说实话，几年军营生活，兵我没当够。1984年，我依依不舍地脱下心爱的军装，告别火热的军营，回乡后被分配到江苏南京一家农用机械制造厂工作，靠着军人那股子拼劲、韧劲，后来成为主抓生产的副厂长。1990年，企业改制，我没有去开公司当老板，而是要将荒山打造成一座国防教育基地。

大金山一度被叫作“鬼子山”，因为当年日寇入侵南京，在这里修建了大量碉堡碉堡，大肆屠杀无辜百姓。我的4位叔叔就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。从军之后，我更加认识到只有强大的国防才能让国家安全有保障，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。可

现在生活富裕了，有的人只顾着自己的小日子，国防观念淡化、奉献精神弱化，有些地方还出现征兵难的问题。我就想着自己得做点事，在大金山建一座国防园，告诫后人不忘国耻，复兴图强。

其实，着手修建国防园时，我的心里也没底，只是凭着一腔热情“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”。为了节省资金，我亲自上阵，起早摸黑，开路平地，栽树修房。因为在部队开过汽车，我带着8名退役战友，开着挖掘机上山，用3个月开通一条上山的路，在山顶搭起几间房子，把人民军队历史、英烈人物及当地革命史展示出来，办起简易国防教育展。为了办好展馆，我跑到市区党史办等部门搜集史料和实物，找到老部队和原南京军区装备部门，申请协调来坦克、飞机、大炮等退役装备……

有人说我建国防园是为了挣钱。确实，出于运营成本的考虑，现在参观大金山国防园要收取门票，但学生、老人等很多群体都可以享受很大的优惠。而且，国防园这些年的收益，全部用于园区扩建。近年来，在各级党委、政府和部队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，大金山国防园已初具规模，每年承办各类国防教育活动中千次，前来参观、培训的人数达50万，先后被命名为“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”和“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”，去年我还被评为“全国模范退役军人”。这些成绩对我来说，是鼓励，也是压力，让我更觉得责任重大，思考着如何把这个国防教育阵地建好、守好。

人这一辈子，总要有追求。我这后半生，就想把建国防园这件事干成、干好。现在，国防园的蓝图基本已经绘成，接下来我的目标就是让老兵免费养老项目尽快“上马”。我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，我是一名退役军人，在党和政府、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建成了国防园，国防园理所当然地属于国家和人民。待我“百年”之后，一定完完整整、毫无保留地把国防园交给国家。

(整理：练红宁)

心系海疆，热爱国防，我们团队的所有成员都是辛苦并快乐着。

到学校一一发放问卷外，还发动青岛几所高校的大学生利用寒假返乡时机进行调查。当从20多个省市汇总的问卷收上来后，摆在有一人高。我又组织了10多名志愿者把每一份问卷数据输入电脑，进行专业分析，最后形成了一份数万字的调研报告。

这次调查，让我认识到在青少年中开展海洋国防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。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退役战友行动起来，组成一支“逐梦深蓝讲师团”，邀请青岛市一些有经验的老教师为我们指点授课技巧，活动方式也由最初的课堂授课拓展为视频解读、模型展示、故事讲解等，并增加了“万里海疆红”摄影展、海军舰艇模型和海洋贝壳展、军体拳和海军外语学习等内容，此外还编写了一套适合青少年学习的系列教材《海洋广角》《航海英雄》《海上征战》。

一路走来，我们行程数万里，艰辛和付出自不必说，曾在高速路上发生交通事故，在贵州山区遇到山体滑坡，但这些都未能阻止我们前进的脚步。

当然，我们收获更多的是感动。在山东菏泽组织活动时，一位叫吴延国的校长找到我们，他说很想让学校的孩子体验这样的教育，只是学校位置很偏僻。我们商议后临时改变行程，来到这个位于李集乡的小学。授课后，孩子们把我们团团围住，纷纷上来要签名。一个小女孩把长辈给的“长寿百岁”银锁偷偷塞给我们，后来又在校长帮助下归还，孩子们又给我们赠送了他们画的海洋国防图画。

去年，我们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第八小学开展活动，一个五年级男孩尽管脚部骨折，仍然请求老师把他提前背到教室，非要听我们讲课。我们正好在操场上碰到他，于是抱起他走进教室。当我们站在讲台上讲课时，看到他兴奋的眼神，眼睛闪闪发亮。我的内心不觉一动：给这样的孩子讲课，再辛苦也值得。

西秀区新场乡中心校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，我们的到来仿佛给他们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。起初，他们远远地看着我们，后来慢慢走近，静静聆听。没过多久，就变成我们走到哪里，他们就跟到哪里。他们环绕在我们身边，不停地问东问西。孩子们把心爱的泡泡糖和果冻送给我们，

换一种方式保家卫国

老兵林风谦

非要我们吃了才能走。我们离开时，他们追着车子一边跑一边大喊：“你们一定要回来呀，记着回来还我们的红领巾！”我们知道，孩子们只是希望我们能再来。1个月后，我们再次来到这所学校时，孩子们惊喜地边喊边跳，许多孩子流下了眼泪。

截至目前，我们团队已经走进94个社区、174所学校，进行国防教育宣讲454场，组织摄影展137场，足迹遍布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江苏、贵州等数十个省、市、自治区。这些年，除了自费承担差旅费和服装、教具的花销外，我们还经常在很多学校开展捐助学，团队捐出的资金已有50多万元。

脱下军装，不忘初心；心系海疆，热爱国防。我们团队的所有成员都是辛苦并快乐着，因为，“即使离开军营，我们依然可以换一种方式保家卫国”。

老兵行动